

卷上

一 亲王秉政之始

清祖制，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。与大学士相见行半跪礼；称老先生，如兼师傅者，或称老师，自称或门生或晚生，从未有称大学士之别号，如嗣醇王载沣呼李文忠曰少荃者。当文宗崩，穆宗孩提，天下又不靖，慈安柔顺不敢负重任，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，思得一重望之亲贵佐理之，于是廷议推奕訢为议政王，总理军机大臣。此本为权宜之计，非永远定制也。奕訢既议政，本有百官总己之权，于是向之以老先生、老师称大学士者，遂一变而为官称，如称李文忠为李中堂，左文襄为左中堂，犹不敢庞然自大，直呼其别号者，而大学士之对于奕訢，则自称晚生矣。奕訢去位，亲贵执政为定例，以迄于亡。

二 文宗密谕

清文宗在热河，临危之际，密授硃谕一纸与慈安后，谓某如特子为帝，骄纵不法，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。及文宗

崩，慈安以之示慈禧，殆警之也。而慈禧慄慄危惧，先意承志，以事慈安，几于无微不至。如是者数年，慈安以为其心无他矣。日者慈安婴小疾，数日，太医进方不甚效，遂不服药，竟愈。忽见慈禧左臂缠帛，诧之。慈禧曰：“前日参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，聊尽心耳。”慈安大伤感，泣而言曰：“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，先皇帝何为尚疑汝哉！”遂取密谕面慈禧焚之。嗣是日渐放肆，语多不逊，事事专权，不与慈安协商。慈安始大悔，然已无及矣。光绪二年春夏间，京师忽传慈禧大病，不数日，闻死者乃慈安，而慈禧愈矣。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。丧仪甚草草，二十七日后一律除孝，慈禧竟不持服，大臣进御者仍常服。国母之丧如此，诚亘古未有也。予时在京师，主光侍御宅，故知之。

三 满汉轻重之关系

清初定鼎以来，直至咸丰初年，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。自洪杨倡乱，天下分崩，满督抚殉节者有之，而敢与抗者无有也。会文宗崩，廷议请太后垂帘，恭亲王辅政，乃变计汰满用汉。同治初，仅一官文为湖广总督，官文罢，天下督抚满人绝迹者三年，逮英果敏升安徽巡抚，亦硕果耳。当同治八、九年间，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淮军功臣占其大半，是以天下底定，各国相安，成中兴之业者十三年。及恭王去位，瞿瞍秉政，满人之焰复张。光绪二十年后，满督抚又遍天下矣，以迄于宣统三年而亡。恭王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哉！

四 肃顺重视汉人

重汉轻满者 非汉人也 满人也。以肃顺之骄横 而独重汉人文士，搜罗人材汲汲不可终日，亦不可解。其对于满员，直奴隶视之 大呼其名 恶语秽骂无所忌。一见汉吏 立即改容致敬，或称先生，或称某翁、某老爷。其索贿也亦惟满人，若汉员之一丝一粟，不敢受也。岂若后来奕劻、载洵辈无人不收哉，是以人心未去。同治初元，犹有中兴之望也。

五 文宗批答（一）

咸丰季年，天下糜烂，几于不可收拾，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。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，貌为诸伶冠。善昆曲，歌喉娇脆无比。且能作小诗，工楷法。文宗嬖之，不时传召。有陆御史耆 相传即常熟陆懋宗 不知是否 亦狎之 因不得常见，遂直言极谏 引经据典 洋洋数千言。文宗阅之 大笑曰：“陆都老爷醋矣！”即手批其奏云：“如狗啃骨 被人夺去 岂不恨哉 欤此。”不加罪也。文宗风流滑稽如此。予丙子在京 合肥龚引孙比部为予言。龚亦狎莲芬者。

六 文宗批答（二）

相传殉难浙抚王有龄之父，为云南昆明知县。伏法两江

总督何桂清之父，即为王之签稿门丁。有谓何实王之血胤，事属暧昧，不敢妄断。惟王有龄幼时读书署中，桂清亦伴读，聪颖异常，十五岁所作举业，老成不能更一字，欲就试而无籍，乃谋之昆明绅士，占籍就试焉。入泮食饬，乡举联捷，成进士，入翰林，年甫十八耳。未几，跻显要，任封疆，亦仅三十馀也。咸丰九年，何为江督，王有龄亦由捐纳盐大使洊升至江苏布政使，皆何力也。当杭城之初陷也，巡抚罗遵殿殉难，廷议难其人，何即洊王可胜任。摺初上，文宗硃批连书“王有龄、王有龄、王有龄”九字，不置可否。摺再上，批云：“尔但知有王有龄耳。”摺三上，言王如负委任，请治臣滥保之罪。于是始简为浙抚。杭城再陷，竟城亡与亡，可谓不负举主。然举主竟不若也。汉阳陶新柏在何幕治摺奏事，后尝言之。

七 词臣骄傲

胡林翼为鄂抚也，治军武昌。所部以鲍超一军为最强，超壁城外。学使俞某，浙人而北籍，少年科第也。任满将还京，林翼设筵饯之。以超功高望重，妇孺知名，延作陪客。不意俞蔑视之，终席不与交一言。席散，超怒甚，跨马出城，谓左右曰：“大众散了罢。武官真不值钱，俞学使一七品耳，竟瞧不起我。这班人在朝中，我辈为谁立功者。”正忿忿间，林翼驰马至。林翼于席间情形已了然，故超之出也，林翼亦尾之。至是谓曰：“俞某少不更事，明日我面公训饬之，特设负荆筵，请公明午降临，使俞某陪客，公不可却。”超诺之。明日

仍三人 超宾位 俞陪位。林翼用翰林大前辈 十科以上称大前辈 俞后胡十科也 面目 直言训斥 俞唯唯听受。席终 林翼又曰：“所谓不打不成相识 我三人何妨换帖 结为兄弟。”俞意犹踌躇 林翼怒视之 即命具红柬 各书姓名籍贯三代 而互易焉。胡为长 鲍次之 俞又次之。林翼谓超曰：“如今俞某为我辈小兄弟，即有过可面训，勿相芥蒂也。”超亦唯唯，气遂平 不萌他志矣。俞返京行至涿洲 投井而死 或曰为其母所逼也。

八 彭玉麟有革命思想

安徽克复，彭玉麟权巡抚，遣人迎曾文正东下。舟未抵岸 忽一急足至 众视之 彭之亲信差弁也。登舟 探怀中出彭书，封口严密。文正携至后舱。其时内巡捕官倪人垵恃侧，文正亲信者也。及启函 仅寥寥数字 且无上下称谓 确为彭亲笔 云：“东南半壁无主 老师岂有意乎？”十二字而已。文正面色立变 急言曰：“不成话 不成话 雪琴还如此试我 可恶 可恶。”撕而团之 纳入口而咽焉。雪琴彭字也。人垵字爽轩 皖之望江人 后为江苏直隶州。言于欧阳润生 润生为予言如此。

九 天诛星使

咸丰季年 胡林翼治军武昌 不媚朝贵。有中以蜚语者，

上遣钱宝青查办。钱挟大欲而来，以为所参情节甚重，必可满欲。及至鄂，胡照例待之，绝不使人关说。钱探之，胡曰：“就地筹饷 就地练兵 不费国库一文 不调经制一卒 请星使确查可也。”钱大恨 遂怀一网打尽之计。一日者 送供给委员至行辕 见星使员役皆皇皇 问何故 皆曰：“大人昨晚灯下写复奏，至今房门不开，而案上灯光仍闪烁，我辈不敢叩门也。”候至午 仍无动静 乃报胡。胡率司道府县皆至 命叩门不应 三叩仍不应 命斧以入 大骇 则见钱伏案死，一奏摺尚未书毕 喷血满纸。亟取出阅之 更大骇 盖直诬胡鲍等有反意，将割据湘汉而自王也。胡叹曰：“天有眼，天有眼。”取血摺藏于怀。以暴卒闻 上亦不追究也 此事遂罢。设钱章入，纵朝廷不信其言，而胡鲍等之兵权削矣。胡鲍一去，大事尚可问哉！其时天心犹佑大清也。此仪征张肇熊为予言。肇熊父名铮 字铁夫。当胡治军时 随布政理军饷事 故言之甚悉。

○ 满臣之懵懂

予戊寅之夏再入都，留应乡试。一日，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，予后至，见首座为一白须老翁，旁置一珊瑚冠，见予至，咸与为礼。白须者吐属举止皆粗俗，不似大员身份，然甚谦 询知予为南省士子 则更谬为恭敬。少间 突然问予曰：“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 确否？”予遂举粤捻之乱略言之。彼大诧曰：“如此大乱 其后如何平定？”予曰：“剿平之

也。”又曰：“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，谁平之耶？”予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对，皆不知，但曰：“奇哉！奇哉！此数人果真能打仗者耶？”予思此公并胡曾左李皆不知，岂山林中隐逸，不闻外事者耶？遂亦唯唯否否而罢。客散后，予特询主人，始知此公名阿勒浑，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，今告老还京。不识汉字，无论汉文矣。彼所行公牒除满文外，他皆不阅，故懵懂如此也。其一生长技，惟骑射耳。异哉！然此犹武人之在边者，固不足责。乃有开坊翰林，生长京师，且系世族，又为国史纂修，亦不知咸丰间事。其人名麟趾，似是同治甲戌翰林，当时仅二十馀岁。在馆校对史传，阅至罗泽南、刘蓉等列传，拍案大骂曰：“外省保举之滥，一至如此。罗泽南何人也，一教官出身，不三年竟保至实缺道员，记名布政使，死且请谥。刘蓉更岂有此理，一候选知县，遂赏三品衔，署布政使，外省真暗无天日矣。”时同坐者为阳湖恽彦彬，见其愈骂愈烈，万无可忍，遂耳语曰：“慎毋妄言，若辈皆百战功臣，若非湘淮军，我辈今日不知死所矣。”麟曰：“百战何事？天下太平，与谁战者？老前辈所谓湘淮军何物耳？归谁将军统之耶？”恽笑曰：“即与太平战耳。南方大乱十馀年，失去大小五六百城，君不知耶？”麟大诧曰：“奇哉奇哉！何以北方如此安静，所谓与太平战，更难索解。”恽曰：“尔不知洪秀全造反，自称太平天国耶？”麟又曰：“贼之事，我如何能知道？”恽知其不足与言，遂不答而出。出即逢人道之，一时传为笑柄。此闻之张小传方伯者，亦恽告之也。

一一 白云观道士之淫恶

京师西直〔便〕门外有白云观，每年元宵后，开庙十馀日，倾城士女皆往游，谓之会神仙。住持道士获赏无数，然犹其小焉者也。其主要在交通宫禁，卖官鬻爵。总管太监与道士高峒元，盟兄弟也。峒元以神仙之术惑慈禧，时入宫数日不出，其观产之富甲天下。慈禧又封峒元为总道教司，与龙虎山正乙真人并行，其实正乙真人远不如其势力也。凡达官贵人妻妾子女有姿色者，皆寄名为义女，得为所幸则大荣耀。有杭州某侍郎妻绝美，亦拜峒元为假父，为言于慈禧，侍郎遂得广东学差，天下学差之最优者也。此不过举其一端耳。举国若狂，毫无顾忌。观中房闳数十间，衾枕器具悉精美，皆以备朝贵妻女之来宿庙会神仙者，等闲且不得望见之也。

一二 敬事房太监之职务

敬事房太监者，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。帝与后交，敬事房则第记其年月日时于册，以便受孕之证而已。若幸妃之例则不然，每日晚膳时，凡妃子之备幸者皆有一绿头牌，书姓名于牌面，式与京外官引见之牌同。或十馀牌，或数十牌，敬事房太监举而置之大银盘中，备晚膳时呈进，亦谓之膳牌。帝食毕，太监举盘跪帝前，若无所幸则曰去；若有属意，

则取牌翻转之，以背向上。太监下，则摘取此牌又交一太监，乃专以驼妃子入帝榻者。届时，帝先卧，被不覆脚。驼妃者脱妃上下衣皆净，以大氅裹之，背至帝榻前，去氅，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，与帝交焉。敬事房总管与驼妃之太监皆立候于窗外。如时过久，则总管必高唱曰：“是时候了。”帝不应，则再唱，如是者三。帝命之入，则妃子从帝脚后拖而出，驼妃者仍以氅裹之，驼而去。去后，总管必跪而请命曰：“留不留？”帝曰不留，则总管至妃子后股穴道微按之，则龙精皆流出矣，曰留，则笔之于册曰：“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。”亦所以备受孕之证也。此宫禁中祖宗之定制也。若住圆明园，则此等仪注皆废，可以随时爱幸如人家然，然膳牌之递仍照旧也。所以帝皆住园时多，必至年终始回宫，一至二月中，又幸园矣。觉罗炳半聋为予言。炳言此犹沿前明宫之例，世祖因其可制子孙淫逸之行，遂因之。

一三 皇帝扮剧之贤否

自古以来，皇帝好俳優者，颇不乏人，如陈后主、后唐庄宗皆是也。惟清帝之演剧，可觐人格之高下焉。当道光时，宣宗之生母尚存，帝于母后生日，则演剧以娱之，然只演“斑衣戏彩”一阕耳。帝挂白须衣斑连衣，手持鼗鼓作孺子戏舞状，面太后而唱，惟不设老莱父母耳。此犹足称大孝孺慕之忱，千载下不能责之。至同治间，穆宗所演则卑劣矣。穆宗好演戏，而又不能合关目，每演必扮戏中无足重要之人。一

日演《打灶》 载澂扮小叔 载澂者恭王奕訢之长子也。某妃扮李三嫂 而帝则扮灶君 身黑袍 手木板 为李三嫂一詈一击以为乐。等一演剧也，祖孙之人格相去天渊矣。

一四 词臣导淫

穆宗朝 有翰林侍读王庆祺者 顺天人。生长京师 世家子也。美丰仪，工度曲，擅谄媚之术。初直南书房，帝爱之，至以五品官加二品衔 毓庆宫行走 宠冠同侪 无与伦比。日者，有一内监见帝与王狎坐一榻，共低头阅一小册。太监伪为进茶者 逼视之 则秘戏图 即丰润县所售之工细者。两人阅之津津有味，旁有人亦不觉。此内监遂出而言于王之同列 同列羞之 相戒不与王齿。或又曰 帝竟与王同卧起 如汉哀董贤故事，是则未为人见，不能决也。

一五 皇帝患淫创

穆宗后 崇绮之女 端庄贞静 美而有德 帝甚爱之 以格于慈禧之威，不能相款洽。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，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，乃出而纵淫，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，恐为臣下所睹，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。从行者亦惟一二小内监而已。人初不知为帝，后亦知之，佯为不知耳。久之毒发，始犹不觉，继而见于面盎于背，传太医院治之。太医院一见大惊 知为淫毒 而不敢言 反请命慈禧是何

病症。慈禧传旨曰：“恐天花耳。”遂以治痘药治之，不效。帝躁怒，骂曰：“我非患天花，何得以天花治！”太医奏曰：“太后命也。”帝乃不言，恨恨而已。将死之前数日，下部溃烂，臭不可闻，至洞见腰肾而死。吁！自古中国帝王以色而夭者不知凡几，然未有死于淫创者。惟法国佛郎西士一世亦患淫创而死，可谓无独有偶矣。

一六 琴工张春圃

琉璃厂有琴工张春圃者，其为人慧直而朴野，以弹琴为士大夫所赏。慈禧欲学琴，闻其名，召入宫，授琴焉。据云，授琴之处，似是寝殿，正屋七大间，慈禧坐于极西一间，距西厢房甚近，弹琴处，即在西厢房。张于宣召时，即与内监约，不能跪弹，必须坐弹始成声，皆许之，故不使之面慈禧也。设琴七八具，金徽玉轸，极其富丽，张取弹皆不合节，盖饰虽美而材则劣也。旋闻慈禧云：“可将我平日所用者付彼弹之。”内监以授张，一落指，觉声甚清越，连声赞曰：“好琴好琴。”慈禧闻之，即命曰：“既他说好，即叫他弹罢。”于是竭其所长，似闻隐隐有赞美声。阅终，稍憩。忽见有若乳母服饰者数人，携一童子来，衣服极华美，约十岁上下，见琴即以指拨其徽，或抽其轸，以为戏。张阻之曰：“此老佛爷之物，动不得。”童瞪目视。旁一妇即责张曰：“你知他是谁，老佛爷事事都依他，你敢拦他，你不打算要脑袋了。”更一妇人以目止之，遂不言。张是日出宫后，更宣召，则宁死不敢入矣。此春圃亲

为人言者。

春圃为人狷介有志节，以贫为厂肆傭，而琴法甚工，用是驰名于公卿间。当慈禧之召也，命内监传语曰：“你好好用心供奉，将来为汝纳一官，在内务府差遣，不患不富贵也。”自见童子后，绝迹不入宫。同辈问之，张曰：“此等齷齪富贵，吾不羡也。”肃王隆懋在日，亦闻其名，召之至邸弹琴，月俸三十金，早来晚归以为常。张觉束缚不自由，亟欲摆脱而无策。一日暮雨，王曰：“尔勿归肆，即宿府中可也。”张不肯，王留之再，张曰：“肆主不知，将以我为宿娼也。”王大怒，逐之出，从此不复召。张颇欣欣以为得计焉。一子，不能世其业。有姊寡居，张迎养于家，事之惟谨。姊善儿医，亦工琴。光稷甫侍御女公子曾延之教琴，午后来，一弹即归，并茶饭皆不沾唇也，其狷介如此。张后以贫死。嗟乎！不慕富贵，不趋势利，贤于士大夫远矣。吾故表而出之。

一七 画史缪太太

光绪中叶以后，慈禧忽怡情翰墨，学绘花卉，又学作擘窠大字，常书福寿等字以赐嬖幸大臣等。思得一二之代笔妇人不可得，乃降旨各省督抚觅之。会四川有官眷缪氏者，云南人，夫宦蜀死，子亦孝廉。缪氏工花鸟，能弹琴，小楷亦楚楚，颇合格，乃驿送之京。慈禧召见，面试之，大喜，置诸左右，朝夕不离，并免其跪拜。月俸二百金，又为其子捐内阁中书。缪氏遂为慈禧清客，世所称缪老太太者是也。间亦作应

酬笔墨售于厂肆，予曾见之，颇有风韵。自是之后，遍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，皆繆氏手笔也。会慈禧六旬庆寿，先数日，忽问繆曰：“满洲妇人大妆，尔曾见之矣，我未见尔汉人大妆果何如。”繆对曰：“所谓凤冠霞帔是也。”慈禧曰：“庆祝之日，尔须服此为我陪宾。”繆唯唯，即于是日购冠帔服之。慈禧大笑不可仰，谓如戏剧中某某也。至寿中，置繆氏于众所瞩目之地，众满妇人入宫叩祝者皆见之，无不大笑失声者。慈禧是日竟大乐，赏赉无算，而繆氏束缚直立竟日，苦不可胜言矣。满人以汉人为玩具如此，然当时朝中命妇闻之，莫不艳羨，以为圣眷优隆，天恩高厚也。繆氏名素筠，母家姓未详。

一八 慈禧之侈纵

光绪初，恭王奕訢当国，事无大小，皆谨守绳尺，无敢僭越。其时三海虽近在宫禁，自庚申后，不免小有残破，亦未尝兴修。每当慈安、慈禧率帝、后等幸海时，恭王必从，慈禧辄以言探之曰：“此处该修了。”恭王正色厉声而言曰：“喳！”绝无下文，慈禧亦不敢再言。慈安则曰：“空乏无钱，奈何？”及慈安不得其死，遂内外交相媒孽，逐恭王出军机，以瞿煦继任。于是迎合慈禧，先修三海，包金鳌玉栋〔蜎〕于海中（金鳌玉栋〔蜎〕桥名也。桥之南北二牌坊，一曰金鳌，一曰玉栋〔蜎〕）。自清初以至光绪五年，皆在大道旁，为西城赴后门之大道。桥旁即承光殿，俗呼圆殿，又名团城子，如一小城然，上有雉堞，中仅一殿曰承

光亦不甚宏大，四围配殿数十间而已。大玉瓮即在此殿院内，以石亭覆之，亭柱四方刻诸臣和御制玉瓮诗。玉瓮直径三尺弱，外刻龙鱼波涛之状，瓮内刻乾隆御制古风一篇。玉色苍白，滑不留手，高约二尺，绝不知何代之物。考见《日下旧闻录》。时阎敬铭为户部尚书，阎举库中闲款无多寡皆册报。旧例，凡年终户部册报仅各项正款，他如历年查抄之款、罚款、变价之款皆不呈报，一以恐正款有亏，以此弥缝，二堂上及库官亦于此有小沾润。阎掌户部，此等杂款多报出七百馀万。慈禧大喜，遂有兴复圆明园之意。又有人奏言，修圆明园须三千馀万，不如万寿山地大而风景胜圆明，估计千馀万足矣，乃定议修颐和园。设海军衙门，以每年提出之海军经费二百万两为修园费，又开海军报效捐，实银七千两，作为一万，以知县即选，又得数百万，亦归入修园费。不三年，园成，慈禧率帝后、宫眷等居之。自移园后，每日园用万二千金也。园中设电灯厂、小铁道、小汽船，每一处皆有总办、帮办、委员等数十人，满员为多数。甲午之败，李文忠常恨恨曰：“使海军经费按年如数发给，不过十年，北洋海军船炮甲地球矣，何致大败！此次之败，我不任咎也。”诚然。忆光绪二年，予留京应试时，与友人游三海者二次。三海以南海为最，遍海皆荷花，海中有殿曰瀛台，旁有仪鸾殿。予初游时，见仪鸾左偏，有人借地燕会，盘辫解衣，高呼拇战，殿门廊下即砌行灶为庖厨。予与诸友见之，不禁大笑。此亦禁地中亘古未见者也。瀛台四围皆水，一九曲板桥通之，壁上帖落，即字画也，皆清初三王真迹，又有成亲王寸楷《赤壁赋》一大幅，房闼曲折数十间，颇精雅，

即戊戌变政后幽德宗之处也。

一九 载澂之淫恶

恭王奕訢之子载澂 淫恶不法。载澂病 奕訢大喜 日望其死，虽延医治药，不过掩人耳目而已。久之病革，左右以告 王曰：“姑念父子一场 往送其终可耳。”及至澂卧室 见澂侧身卧南炕上，气仅属，上下衣皆以黑绉绸为之，而以白丝线遍身绣百蝶。王一见大怒曰：“即此一身匪衣 亦该死久矣。”不顾而出。澂遂绝。当澂出入宫禁最密时 王深恐变作，会澂有劫妇事，遂囚之宗人府高墙，意在永禁。无何奕訢妻死，澂请于慈禧，谓当尽人子之礼，奔丧穿孝，乃特旨赦出之。

二〇 管劬安之宠幸

管劬安者，阳湖人。父营贾业，生计不甚厚。劬安好游荡 淫朋狎友 频年征逐 累耗父资。顾其人小有才 面目姣好 且善绘事 工小曲 能为靡靡之音。父以其不可教训 逐之。劬安遂弃父母妻子，只身随同乡入都。会如意馆招考画工，劬安应试，膺首选，遂入馆供奉。内廷太监时至馆索画，独赏劬安。劬安又善逢迎 极意结纳 得内监欢 遂受知于李莲英。蒙慈禧召见秘殿 而试之画 大称后意 骤升如意馆首领。时入宫禁，且以江南淫靡之曲为慈禧奏之，此则北人为

有生以来所未闻也。后大喜过望，赏赀无算，命近侍为之置家室，赏居庐于东华门外。劬安亦誓愿鞠躬尽瘁以报，不南归矣。十馀年来，积资数十万，置商业于京师。及老留须，遂不恒入宫。当其盛时，宫中园中随驾往来无虚日。后常以“吾儿”呼之，外人遂讹传为慈禧干儿，其实非也。光绪季年，京师江苏同乡设画会，劬安在会中，无锡吴观岱曾见之。美须髯，疏眉朗目，颇有风致，令人想见张绪当年。

二一 慈禧之滥赏

清例，内外臣僚除内廷供奉如上南两书房及内务府外，非官至二品，不得赐福字，非年至五十，不得赐寿字。仪征阮文达归乡后，名其居曰福寿庭，志遭遇之隆也。乃慈禧不然。慈禧好观剧，嫌南苑伶工无歌喉，南苑戏班皆太监为之，宜其无噪音也。遍传外班，如谭鑫培、孙菊仙、汪桂芬、杨小楼先后皆入宫演剧。慈禧晚年最喜观杨剧，每入宫，必携其幼女同往。一日演毕，慈禧特召杨携女入见，指案上所陈猪羊及一切饽饽之属谓之曰：“皆以赐汝。”杨跪地稽颡曰：“奴才不敢领。”问何故，杨曰：“此等物已蒙赏赀不少，家中无处存放，求老佛爷赏几个字罢。”慈禧曰：“尔欲何字，朕耶，扇耶？”杨曰：“求赏福寿字数幅，即感恩不尽。”言罢，复稽颡不已。慈禧颔之，立命以纸墨进，书大福字大寿字数方以赐之，并前所指案上各物亦并赐之，且云：“此赏汝小女孩可也。”杨乃率女谢恩出。呜呼！一优伶耳，得臣僚所不易得之物，复称

家中无处存放，意若藐然，使臣下言此，即以大不敬罪之矣。且率小儿女以觐九重，即至亲至近大臣，亦未易遇此。此等异数不施之于朝士大夫，而施之于伶人，宜乎身死而国亦随之矣。

二二 毅皇后之被逼死

慈禧好观剧，毅皇后每陪侍，见演淫秽戏剧，则回首面壁不欲观。慈禧累谕之，不从，已恨之，谓有意形己之短。后美而端重，见人不甚有笑容，穆宗亦雅重之。每欲亲近，后见上则微笑以迎，慈禧即加以狐媚惑主之罪。左右有劝后昵慈禧者，否则恐有不利。后曰：“敬则可，昵则不可。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者，非轻易能动摇也。”有谗者言于慈禧，更切齿痛恨，由是有死之之心矣。然后无失德，事事按礼，知不欲帝近己，则亦远帝。慈禧无隙可乘。会穆宗病，慈禧往视，或见后未侍疾，则大骂妖婢无夫妇情。后曰：“未奉懿旨，不敢擅专。”慈禧语塞，更恨之。及帝弥留之际，后不待召哭而往，问有遗旨否，且手为拭脓血。帝力疾书一纸与之。尚未阅竟，忽慈禧至，见后悲惨，手拭帝秽，大骂曰：“妖婢，此时尔犹狐媚，必欲死尔夫耶！皇帝与尔何物，可与我。”后不敢匿。慈禧阅迄，冷笑曰：“尔竟敢如此大胆！”立焚之。或曰言继续事也。顺手批其颊无数，慈禧手戴金指甲，致后面血痕缕缕。帝为缓颊，慈禧乃斥令退，不使之送终也。须臾帝崩。故后以片纸请命于父（崇绮也），父批一“死”字，殉节。